

一物映初心 特别报道

毛泽东亲笔签发的一号烈属证编号下，墨迹已然洇散，却盖着一个民族最滚烫的印章；刘少奇使用过的德国宝星三顶五音钟的时针，在某个深夜永远停下了脚步；而那只指北针的玻璃面尽管模糊，但在当年的锦州配水池战斗中，曾为胜利指明方向……这些旧物，静默无语，却藏着共产党员最朴素的深情。从1921年到今天，105年光阴流转，器物老了，初心未改。今起，本版推出“一物映初心”特别报道，带领读者凝视一件件红色文物，感悟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赤子情怀。

——编者

共和国 00001 号烈属证为何归他？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核心提示 近代以来，中国有两千万英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有无可考者 196 万。沉重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重生与复兴的惨痛代价。

历史有时候会把最滚烫的勋章，藏在一张泛黄的纸片里。在上百万有无可考的烈士中，编号“00001号”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由共和国“寄出”的第一封致敬信，寄给了东北大学学子丛德滋的亲人。这是由新中国政府认定、毛泽东亲笔签发的首个烈属证。

丛德滋，在诸多为国牺牲者中不是名气最大的，也不是战功最为显赫的，为何“00001号”会颁给丛德滋的亲人？记者走进东北大学校史馆，在丛德滋的女儿丛丹捐赠的珍贵资料和东北大学的档案中寻找答案。



由新中国政府认定、毛泽东亲笔签发的首个烈属证(复印件)。

从流亡学子到抗日先锋

进入东北大学校史馆展览区最先看到的，是东北大学的英烈墙，丛德滋、佟彦博、苗可秀、王肃、马文良……这些曾经在东北大学学习或工作过的英烈，把生命留在了自己风华正茂之时。

东北大学档案馆的陈均副研究馆员给记者展示了“00001号”烈属证的高清复印件。“00001号”证书正面采用竖排繁体字格式，上方饰有五角星与天安门图案边框。右侧大字标题为“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第00001号”。正文从右至左书写：“查丛德滋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发给其家属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左下角落款“主席 毛泽东”亲笔签名，日期为“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并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方形朱红印章。

“第一次见到丛德滋烈士00001号烈属证复印件时，我的内心百感交集。”陈均说，“00001”这个编号意义特殊，代表他是新中国最早被官方认定、颁证缅怀的烈士之一。

1911年，丛德滋出生在辽宁凤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考入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史地专修科。那时的丛德滋是个上进的进步知识分子。丛德滋的女儿丛丹从母亲王竹青处得知，丛德滋受到老师的器重，“父亲擅长诗词，写过不少抒发报国情怀的文章，在东大校园里颇有名气。”丛丹说。

排练厅

《主角》照进现实：咱锦州也有“吹火”人

本报记者 吴 丹

6月3日一早，刚下过雨，锦州市评剧团排练场里飘着淡淡的松香味。团长刘川川带人将新地毯换好，又把灭火器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看向正在练慢卧鱼功夫的演员李美靓，他赞许地点点头，“年轻人有这个心气和志气，戏曲才有未来，所以团里做好一切后勤保障，支持他们成长。”

《游西湖·鬼怨》的绵长音乐响起，一个瘦削的身影正从站立姿态缓缓下沉。3分钟后，38岁的李美靓从一汪水慢慢摊成一个玉盘。这是李慧娘冤魂入地府前的瞬间——无一句台词，却用肢体完成了人物内心最深的悲怆。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深藏在秦腔中的绝活引发关注。殊不知，咱们辽宁评剧界也有“吹火”人，也在演绎《游西湖》。更巧的是，作为辽宁戏剧“玫瑰奖”的获得者，她也是自小被在剧团打鼓的舅舅引进了门，堪称忆秦娥的“番外篇”。

“再来一遍，注意表情，尽量别眨眼。”同门师姐、一级演员倪佳鑫在一旁指导着。慢卧鱼的每一寸下压，都在拉长悲怆的时间刻度。3分钟后，38岁的李美靓从一汪水慢慢摊成一个玉盘。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深藏在秦腔中的绝活引发关注。殊不知，咱们辽宁评剧界也有“吹火”人，也在演绎《游西湖》。更巧的是，作为辽宁戏剧“玫瑰奖”的获得者，她也是自小被在剧团打鼓的舅舅引进了门，堪称忆秦娥的“番外篇”。

李美靓的戏曲血脉来自家族。姥姥，姥爷是黑山评剧团的台柱子，在辽西一带颇有声望。进了戏校，压腿、下腰、翻跟头，别人哭鼻子的时候她咬着牙不吭声。“我骨子里可能就生着戏骨的种。”她说。后来看到剧中吹火的片段，她更是百感交集地在社交媒体上发了自己演出的视频，写道：“是的，我也演过《游西湖》，我也被烧过。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

李美靓的练功包里，塞着宣纸、麻纸、松香粉、吐火油，甚至还有微型灭火器。她把工具一一摆好，开始包吐火用的包子。“我们管这个叫吐火，跟秦腔的吹火是一回事儿。”她拿起麻纸，熟练地折、裹、拧，手指翻飞间，一个紧实的“包子”落在鸡蛋盒的凹槽里。“其实包包子也有窍门，得把口拧紧，让它都集中在一小团，避免让粉藏到褶皱里。最初把握不好尺寸，放到嘴里觉得不合适再拿出来重新包。有的时候，纸没太捋顺，有打褶的地方就吐不出来。”

回忆2025年3月跟山西省晋剧院刘红霞老师学吐火的情形，李美靓说被恐惧支配差点要退缩：“还没等吹呢，火的周围就特别热，烤得脸发烫。之前看视频只觉得惊艳，没想到这么危险。”老师把包子放进嘴里作示范，一口长火喷出，火光照亮整个排练厅。第一口火没吐出来，面对火把，李美靓下意识地直往后躲。第二口，一股微弱的、颤抖的火苗吹了出来。经过一周的学习，她掌握了吐火的技巧。但真正的考验，回到锦州才开始。首先，解决练功地点就是一个问题，团里的老排练场，家里的阁楼天台、户外的露天广场都留下了她吐火的足迹。为了确保消防安全，团里也给她安排了监护人员和灭火设施。

在大排练场，李美靓开始当日的吐火练习。搭档高旭举着火把站在一旁，他在戏中扮演廖寅，也是因为排练《游西湖·救袁》这出戏，五花脸行当的他开始接触吐火技艺，“主要注意角度，别让火焰喷到人。刚开始也害怕，对火有抗拒心理，练多了就不紧张了。”高旭说。李美靓把一个大“包子”剪开口，放进嘴里，深吸一口气，嘴唇微张——呼！一道橘红色的火舌从她唇间喷出，足有一米多长，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紧接着第二口、第三口，连珠火短促而连贯，接连吐了15口。火苗熄灭的瞬间，烟气弥漫开来，带着松香燃烧后特有的味道，记者也忍不住咳嗽了两声。李美靓抹了一



为了在舞台上呈现最好的状态，李美靓不仅远赴山西自费学习吐火技艺，还请来戏曲名家为评剧移植剧目《游西湖》谱曲。

本报记者 何书凝 摄

下嘴角，指尖沾了黑色的絮状微粒，“嘴里很黏，每次练完都得使劲漱口。”

“刚开始练的时候，烧到头发是常事。”李美靓挽了拢头发说，“虽然害怕，但也要坚持。戏曲里有这么好的绝技瑰宝，不能让我们这代年轻人手上失传。”

为了在舞台上呈现最好的状态，李美靓不仅远赴山西自费学习吐火技艺，还请来戏曲名家为评剧移植剧目《游西湖》谱曲，在唱腔、身段等方面都进行了细致打磨。团里给予了全方位支持，与消防部门反复沟通，作了详细预案。“我们经过4次彩排，最后精确到两分半时间内将烟全部排走，既凸显了艺术性，也保证了安全性。说到底，一切为了戏曲的传承发展，为了满足观众的期待。年轻人肯吃苦、敢于挑战难度这个劲头是我们非常看重的，所以团里能给他们开绿灯时都开绿灯。”刘川川说。2025年12月30日，评剧《游西湖·救袁》在锦州

遥……”信中他细数了自己的行踪。在信的结尾他感慨写道：“恁遑于车辙马迹之间，国事日非，外侮日亟，极目前途，曷胜怅触，对兹须臾，诚堪愧汗矣！”

后来，丛丹才从父亲的同事好友那里得知，1937年12月，父亲丛德滋被林伯渠介绍到兰州工作，并在“延安五老”之一、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伍修权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也正是这两个人，成为丛德滋入党介绍人。1938年4月，经谢觉哉、伍修权介绍，中共中央批准丛德滋为中共特别党员，任命其为中央军委情报部甘肃特派员，负责地下情报工作与营救西路军失散战士的任务。

“因为地下工作的机密性，很难探察出丛德滋究竟做了哪些具体工作，但当时的兰州是抗战的大后方，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丛德滋在苏共与‘八办’间，做了大量地下工作。”陈均说。

1939年夏，伍修权奉命调回延安，临行前特意约丛德滋长谈，再三叮嘱：“现在局势恶化，外面风声很紧，要做好充分准备，必要时可以先离开兰州避一避。”丛德滋却坚定回应：“你放心走吧，革命工作能坚持一天就坚持一天。”

丛德滋最终选择了坚守。1941年1月20日，丛德滋因叛徒出卖而被捕。

“母亲后来跟我们说，父亲在狱中受尽了折磨。”丛丹回忆，“牢房窄得伸不开腿、直不起腰，吃的是掺了糠的馒头、烂白菜，喝的是洗菜水。1942年4月19日，敌人惨无人道地逼他喝下掺了毒药的洗菜水，父亲七窍出血，在兰州大沙沟秘密监狱壮烈牺牲，年仅32岁。遗体被特务扔在黄河铁桥北面的山洞里，国民党还造谣说他‘得了脑膜炎死的’。”

1951年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向丛德滋家属颁发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的第“00001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后来丛丹问谢觉哉为什么自己的父亲是“00001号”，谢老说，“这就是个序号，没有特别的含义。”

无名是英雄的本质，有名只是英雄的机缘，英雄的际遇。为国牺牲的2000万名英魂中，只有196万人留下了姓名。

谢老还告诉丛丹，颁发烈属证的时候，毛泽东看到丛德滋的名字，说过一句话，“我从西安事变时期就听说过丛德滋。”

“00001这个编号的意义远超个人荣耀。”陈均说，“它是新中国最早由政府认定、最高领导人签发的烈属证，也鞭策着我们持续深挖、讲好这位地下战线英雄的故事。丛德滋的革命理想始于东大，这个从凤城走出的青年，用32年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民族脊梁——那张薄薄的证书，不仅是他个人的荣光，更是东北大学百年红色校史中最沉甸甸的一页。”

艺言艺语 YIYANYIYU

真正高明的荒诞不用解释

牛胜利

5月16日-17日，话剧《最后的卡伦》在辽宁大剧院连演两场。有人笑得前仰后合，也有人悄悄擦了擦眼睛。

而看《最后的卡伦》，最先让人记住的不是某句台词，也不是某个包袱，正是那张节目单。

节目单上写着一些让人一愣的头衔：“北京大学国内访问学者”“辽宁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大连理工大学语文学硕士”。字是错的，语气却是正的。它摆在那里，像一个穿错官服的人，偏偏站得很直。导演从头到尾没有解释它。没有提醒观众：这是故意的。没有替自己圆场：这是一个梗。甚至可能有不少观众根本没有发现这些“错字”，只把它当成一张普通的节目单翻了过去。

真正高明的荒诞，并不一定要让所有人同时笑出来。它可以藏在角落里，像一粒沙子，谁踩到了，谁就先被轻轻硌一下；没踩到的人，也不会影响整部戏继续往前走。节目单的“错字”因此不是一个必须被识破的谜面，更像这部戏提前递给观众的一把小钥匙：你发现了，就会更早进入它的语法；你没发现，也会在后面的舞台错位里慢慢被带进去。

这也比解释更高明。解释会把荒诞说薄。一个玩笑一旦被拆开，笑声就散了。一处荒诞一旦被作者亲口认领，它就只剩下设计感。《最后的卡伦》让节目单先于演出出场，让错误先于剧情发生。观众还没进戏，已经被轻轻绊了一下。那一绊很小，却刚好说明这部戏的气质：它并不准备正襟危坐地说正经事。但它说的，偏偏是正经事。这种正经，不是把“忠诚”“边疆”“国家”“民族”几个词摆在台口，让演员一字一顿地喊出来。《最后的卡伦》先把舞台弄乱，把人物弄滑稽，把语言弄得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等观众笑起来，它才把那点沉的东西悄悄放出来。

人体模仿箭的飞行轨迹，商队出场时人手里拿着骆驼，土匪三人突然跳起《江南style》，商队四人踩走“倒车请注意”的魔性BGM出场。这些段落很容易被简单理解为“有梗”，可我更愿意把它们看成是这部戏的正经手艺：它用不合规矩的方式，把一个本就不合规矩的世界演出来。

好戏从不急着把意义端给观众。它不像有些戏，生怕观众看不懂，恨不得在每个段落旁边竖一块牌子：此处是讽刺，此处有情怀。《最后的卡伦》让人物继续闹，让音乐继续响，让剧情突然转弯：油价、战争、国际局势，甚至普通人面对世界动荡时那点儿说不清的焦虑，都被一句荒唐走板的话带了出来。

也正是在这些玩笑和错位里，托克拉这个小人物才真正站住。他未必高大，甚至常常狼狈。可人越是站在乱糟糟的尘土里，那一下挺腰才越让人记得住。英雄总在光里，观众反而容易麻木；如果在灰里还不肯倒，才真的有分量。

当然，《最后的卡伦》最聪明的地方，仍然是那张戏开场前的节目单，像一枚小钉子，钉住整部戏的气质：错得明显，却不解释；荒唐得醒目，却不求谅解。

演出结束后再想，那几个“错字”不是边角料。也许有人发现了，也许有人没有发现，但它们已经提前把这部戏的姿态摆出来了：站得歪，心却不歪；说得轻，落下来却重。

这大概就是《最后的卡伦》的巧，笑声落地之后，荒诞才真正开始回响。

本栏目由辽宁日报、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

“国乐当潮”民族音乐会在沈上演

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6月12日晚，辽宁大剧院乐声悠扬、座无虚席，由辽宁鲁艺集团所属辽宁民族乐团班底坐镇、辽宁大剧院制作的“国乐当潮”民族音乐会惊艳登场，为辽沈观众奉献了一场国乐盛宴。

作为辽宁大剧院“国风戏曲演出季”的重头戏之一，本场演出阵容强大，特邀黑龙江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常任指挥、吉林省民族乐团优秀艺术家倾情加盟，首次实现三省民乐力量的重磅联动。演出由青年指挥家冯天佑执棒，国乐创新先行者冯满天一把古阮贯通古今，既弹出千年古韵的沉稳，也迸发出摇滚般的激情；胡琴艺术名家赵夺良创新性融合东北地域特色与多元音乐元素，独创技法尽显艺术深度；赵紫茵、孙楚洳、刘西站、沈立国等一众坐拥百万粉丝的新生代国乐翘楚纷纷献上拿手曲目，以饱满热情与精湛技艺，将传统民乐与当代审美巧妙结合，让观众感受到国乐传承发展的活力。

“国风戏曲演出季”自启动以来始终秉持“传承古韵、创新表达”的使命，相继推出多场高品质惠民演出，既有原汁原味的秦腔、京剧，也有融合潮流元素的音乐会与舞剧，既满足资深戏迷票友的欣赏需求，也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入坑传统艺术。辽宁大剧院将继续整合优质演艺资源，以精品内容回馈观众，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时代舞台上持续焕发光彩。